

品书录

为什么无锡走出这么多经济学家

评《经世济民：无锡籍经济学家群体研究》

| 王永春 文 |

作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强市，无锡是广为人知的“太湖明珠”“江南盛地”。作为定居无锡近二十年的新市民，随着对无锡历史文化认知的逐渐加深，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无锡“明”在何处，又“盛”在何方？

日前，由中共无锡市惠山区委党校编著的《经世济民：无锡籍经济学家群体研究》由凤凰出版社正式出版，对近现代无锡籍经济学家的学术成就和思想脉络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

首先，该著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探讨无锡与经济家的关系，呈现经济学家群体在时代背景、社会变迁、地域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形成与发展。无锡籍经济学家群体的崛起，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变迁紧密相连。有明以来，东林学派提倡实学，讲求实体达用、经世致用，以其“求真务实”的学风，影响着后世的一代代学人。作为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之一，近代无锡经济发展迅速，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土壤。杨氏、薛氏、荣氏、唐蔡、唐程等资本集团的崛起，以其“实业救国”的积极实践，推动了无锡经济的繁荣，也促使人们对经济现象和规律进行深入思考，从而为经济学家的产生和成长创造了条件。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救亡与启蒙”成为两大时代主题。诸多无锡籍知识分子怀抱经世致用的理想，投身经济学研究，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变革紧密结合，试图探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道路。

其次，该著将群体研究与个体研



究有机结合，既注重探索和解释群体的形成过程、结构特征、价值规范、发展水平等相关问题，又强调代表性个体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思想脉络及其本质特征，进而详细论述了无锡籍经济学家的学术成就、研究特色和价值引领。在无锡籍经济学家群体的形成与发展中，作为先行者的意见领袖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20世纪上半叶，陈翰笙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成果丰硕，还积极组织 and 引领一批无锡籍进步青年开展农村经济调查等研究活动，确立了农村经济经验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培养了最早一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该著清晰指出了无锡籍经济学家的思想图景与严谨轨迹，即“从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文化传承、学术借鉴与思想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世

济民的学术追求与社会责任”“务实作风与奋斗精神”。

最后，该著将理论研究与实务研究有机结合，既注重厘清和研究无锡籍经济学家的思想脉络、理论体系与研究特色，又关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挑战下，他们在各自领域作出的创造性应答。无锡籍经济学家致力于为现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提供思想资源、理论依据，为现实的经济决策与经济活动提供指导。对于无锡而言，既是无锡籍经济学家群体产生的沃土，又是无锡籍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在陈翰笙、孙冶方、薛暮桥等无锡籍经济学家的组织下，先后开展了四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形成了无锡、保定南北两地数千户农村家庭演变的珍贵数据资料，对研究百余年来无锡的乡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

2012年出版的《无锡走出的经济学家》(许卫国主编)，按照专学、专业、专著、专家的学术标准，选取51位代表性的无锡籍经济学家，进行个体研究。12年后出版的《经世济民：无锡籍经济学家群体研究》，则侧重于从群体的角度，对无锡籍经济学家进行整体研究与综合考察。两本书“双剑合璧”，相得益彰，既是对无锡籍经济学家的思想和学术研究，同时丰富了无锡学人的精神传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经世济民：无锡籍经济学家群体研究》，中共无锡市惠山区委党校 编著，凤凰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定价：98元

上架新书

东方出版中心
69.80元
茶羽、叶辛著
《一天世界》



一位是用文字书写时代变迁的知名作家，一位是用镜头丈量时代脚步的青年导演，长篇小说《一天世界》讲述了电视剧《守护》剧组从立项、招商、开机、拍摄到停拍期间的纷纷扰扰、各方博弈、个体挣扎……小说采用多人视角叙事，揭示影视圈里小人物的酸甜苦辣。

人民文学出版社
59元
张天翼著
《人鱼之间》



《人鱼之间》中的故事，以童话解构的形式，折射了关于爱情婚姻、关于家庭人生的普遍法则。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75元
美基伦·纳拉扬著，淡豹译
《生活在写作之中：与契诃夫一同磨砺民族技艺》



这是一本将民族志研读与创意写作巧妙并置的指南。通过对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以及诸多民族志文本的细致分析，本书展示了如何用精细的叙事技巧来捕捉和呈现日常生活中的类经验。

九州出版社
128元
英阿瑟·库斯勒著，莫昕译
《梦游者：西方宇宙观念的变迁》



本书按照时间线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英雄时代、中世纪、哥白尼、开普勒以及伽利略。作者突破了“科学”和“人文”之间的僵化区分，用动人的笔墨展示了宇宙学家们的创造性探索。作者为一系列伟大的天文学家提供了生动而明智的肖像。

夜读偶记

精神的漫游，或质疑与反诘之旅

阅读里拉诗集《海上信札》

| 刘枫 文 |

诗歌是那么主观而难以蠡测的存在，作为旁观者就更加难以铁口直断。对于由99首诗歌构成的《海上信札》这样的诗集，倾听下去就好，或许，试图循着草蛇灰线，揣测作者的苦心孤诣本就是徒劳的。

这是一部怀疑论者的心曲。

“海搅乱了我，让我对永恒/第一次产生了怀疑”(第1号)，这是对永恒的怀疑，也是永恒的怀疑。

里拉的海，是一个观念之海，文化之海，整个知识谱系的汪洋大海。而里拉则是一个缠绵于大海却又质疑着大海的浪漫而又冷酷的自白者、释梦者、揭示者。这是一场精神的漫游，却也是质疑与反诘之旅。

而在这观念的大海上，老虎的巨石，鸱鸢的巨石，都将孤苦落下，游隼也将蜕化为嬉戏者，沉湎于聊可果腹的苟且。这片海不是艾略特信仰失却的荒原，却更像是丰饶而芜杂的另类贫困的荒原，这就是里拉的大海，幽暗的海，深不可测的海，动机难测的海。

“我写下的信上，一个字都不存在”(第19号)，对于观念的怀疑，首先表现为对语言自身的审视。“我阖上了嘴唇，其实已经说出了很多”(第2号)，这怀疑也是对于语言自身的，“蓝色修辞的练习”，无论这蓝色是什么，是既

有的还是独创的，是追求的还是选择的，但语言是无能的，它离开根系已经太远。

正如诗人自称的那样，“考古人，神话杜撰者，水手，盗梦客，这些都是我的身份”(第70号)。考古人，神话杜撰者，难道不是复述与因袭吗？所以，杜撰也需要原创，也是一种态度，而水手则对于大海而言，既是遨游，也是搏击，盗梦却往往是截取自己的梦，是海上的梦，甚或是梦中之梦。

但是，怀疑是一种态度，怀疑的原始动机是肯定和求索。诗人并没有满足于在梦与现实之间走钢丝，并由此创造出独特的语言，这注定是一场未竟之渡，对美与爱的追求，是“渡”的动机和力量所在。

这是一部爱的箴言。

怀疑不是最终的指向或结论，爱，或许是最后的救赎。无论“蓝色”的火焰代表着什么价值，执着的爱，是诗人所要紧紧攥住的。

“亲爱的，你是一个我虚构的人”，诗人“把一个想象中的人，创造得像一个爱了多年的人”(第5号)。这个“你”，是虚构的“你”，臆造的“你”，单恋、独白的对应人，是诗人的贝娅特丽采。“爱情是海上一头饥饿的狮子”——为什么不是骆驼，不是婴孩？

在水手和盗梦者这里，在诗人这里，它只能是狮子。

《海上信札》是一场语言与单恋的孤旅。“在海水里，杜撰一个人的历史，用浪花飞起的泡沫，照出一个情人”(第6号)，海，是怀疑的靶向，但海里产生了维纳斯。

诗人是一个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求索者，是大海的漫游者、搏击者、反叛者，却也是一只幽幽低吟的夜莺。虽则如此，他又不是那向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人，他的低徊，有着坚韧的绵柔和悠长。对于海的态度不是上岸“喂马劈柴”，诗人重申道：“我爱你”，这同样是一种态度和姿态，是绝唱一样的歌吟，是水手与塞壬的对唱，优美而蛊惑，危险而晕眩，这是一场对决，以爱者的名义，以刺客的身法步。

在《海上信札》里，我们可以品味到保尔·瓦雷里的生与死、变化与永恒、行动与冥思，感觉到雷米·德·果尔蒙的婉约清丽和细腻刻骨的微妙感官体验，以及叶芝弥漫在古老神话与象征里的神秘，乃至何其芳《画梦录》那种“超达深渊”的情致。

谁说蝴蝶飞不过沧海？伊卡洛斯可以陨落，但伊卡洛斯必须起飞。里拉就是那只飞得过沧海，却不肯登陆的君主斑蝶，《海上信札》就是明证。